

說
林

集二第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三角全年
三冊三元郵費每冊三分

本雜誌創辦已經十載風行全國自前年大加改良版幅放大材料增添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及百科之學說并附中外時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每冊約二百餘頁二十萬言附圖數十百幅尤為精美足資考證

法政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五分全年
三冊一元五角郵費每冊二分

內容分 論說 譯叢 雜錄 專件 記事
附錄 研究法律政治上重要問題介紹東西大家學說及本國名人著作凡議會議員行政司法官吏地方自治之職員及一般國民均不可不讀

教育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全年
三冊一元郵費每冊分半

本雜誌出版已及五年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之進步自前年起改定體例力趨實際列目於下

- | | | | | |
|-------|-------|-------|-------|-------|
| 1 圖畫 | 2 言論 | 3 學術 | 4 實驗 | 5 教材 |
| 6 史傳 | 7 修養 | 8 調查 | 9 法令 | 10 記事 |
| 11 雜纂 | 12 文藝 | 13 答問 | 14 名著 | 15 附錄 |

歷七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初版

林 第二集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說林第二集目錄

佛無靈

賣藥童

不如醉

賣花聲

美人局

香囊記

獄卒淚

汽車盜

抱真

桌呆

潘樹誠

嘯天

朱炳勳

指巖

悵盒

陸仁灼

說林第二集

佛無靈

抱 眞

宛陵山水之勝。著於吳越。巖壑幽邃。流泉潺潺。敬亭桃潭。昔稱名勝。靈氣所鍾。英秀斯產。

有何生者。名璧。宛陵產也。本世家子。幼讀書。有宿慧。長而橐筆吳越間。慨念時局。爲之泫然。乃作書促其弟至上海留學。弟曰瑜。方弱冠。時新婚纔數月。得兄書。欲治裝。母難之。強而後可。及兄弟相遇。談時事之變遷。痛身世之顛沛。輒相向哭。旣而入某校肄業。三年不旋。瑜妻諸氏曰娟娘。固不知書。或因進讒曰。自由結婚之制。今方盛行。若郎得新忘舊矣。娟不爲動。

久之。瑜微聞此言。笑曰。自由結婚。吾所知。得新忘舊。吾不解也。若謂娟不知書。因而厭之。是其過在數千年來之積習。今不思挽此陋習。徒從而厭人弱女子。不亦

誣耶。女子不知書。吾方哀憐之不暇。又何敢厭。今之棄新忘舊者。乃藉口於婚姻自由。斯真新學之罪人矣。

未幾。乘暑假歸省。舉家歡樂。及入娼室。案上堆書數十卷。硯盒筆牀。布置妥帖。瑜大驚。問卿讀書乎。娼佯嗔曰。誰讀書。惟汝新人慣讀。妾村婦不解此也。瑜笑曰。讒言吾亦聞之。卿聰明人。何輕信如此。娼亦笑曰。姑試君耳。

一日。瑜隨手翻一冊。獲片紙。字細如蠅頭。筆姿娼秀。審之詩也。方欲讀。娼急奪之去。瑜問何事不可與我觀。娼曰。非妾作也。詢師何人。曰。妾同姓姊。名麗。麗前於戚家識之。相得甚歡。自是時時往來。妾之知書。彼之惠也。瑜曰。盍與我觀。堪爲卿師否。娼曰。此正妾所欲問君者也。特恐君多情易感。覽之反增悲傷耳。言已。慘然不樂。瑜聞悲傷二字。急問何說。娼不語。固詰之。乃曰。麗父爲秀才。麗幼承庭訓。性聰穎。詩詞針黹。一學輒能。家貧。至衣食不給。麗以十指養父母。暇則手執一卷。不忍釋。年逾花信。風數猶無人問字者。蓋世家大族。以貧富懸殊。不願聯姻。

而父母又選擇甚苛也。草草光陰。青春如夢。況父母年老。有兄嗜酒縱博。三十未娶。麗他日尙不知若何結局。語云。有才無命。豈其然耶。瑜聞之。悲不自勝。猶強作笑容曰。不當如是言。使我作女子身。與其爲浪子婦。寧終身不嫁。娟曰。幾人嫁得夫婿如君者。瑜復索詩。娟出詩袖底示之。詩云。

深下重簾日似年。鑪中香冷不生煙。天公底事多寒甚。三月春深尙著棉。
繡罷芙蓉意。惘然最無情緒。夕陽天臨窗自對菱花。問儂與卿卿。那箇妍。

瑜讀之。歎曰。有師如此。安得無佳弟子。娟曰。君休笑人。瑜雖強作笑言。而心殊鬱鬱。有不自知其然者。

瑜見娟頗好翰墨。心私喜。而尤感麗麗。自是輒手一卷。爲娟講解。娟亦執業如弟子。每至午夜。讀猶未輟。娟固慧。所講解輒能領悟。學作詩。亦有性靈。一日持一紙與瑜曰。此可算得詩否。瑜受讀之云。

長日深閨一事無。自拈斑管學郎書。怪儂筆迹傾斜甚。費煞心思終不如。

阿儂。生。性。慣。嬌。慵。學。刺。鴛。鴦。總。不。工。含。笑。持。來。與。郎。看。一。言。未。語。面。先。紅。
寂。寂。紗。窗。日。影。遲。近。來。無。事。祇。吟。詩。爲。耽。筆。墨。拋。針。線。惹。得。鶯。哥。笑。我。癡。
偶。將。郎。匣。一。搜。尋。斑。管。詩。箋。樣。樣。精。更。有。一。篇。香。屑。集。怪。他。書。也。以。香。名。
花。間。小。立。當。燠。衣。脈。脈。無。言。對。夕。暉。嗔。殺。侍。兒。粗。莽。甚。折。花。驚。起。蝶。雙。飛。
蘭。閨。深。坐。日。遲。遲。一。種。閒。愁。不。自。持。無。事。漫。將。蠶。繭。剝。此。中。深。意。要。蠶。知。
瑜。見。娟。能。詩。愈。喜。然。每。談。及。麗。事。則。淒。咽。不。成。語。娟。知。之。故。每。及。麗。恆。以。他。語。亂。
之。

未。幾。秋。涼。瑜。將。治。裝。之。上。海。忽。得。璧。書。則。賦。悼。亡。也。璧。妻。曰。淑。娘。美。而。賢。先。是。璧。
客。他。鄉。淑。在。里。今。璧。攜。之。至。上。海。未。三。載。而。逝。悲。夫。

娟。聞。之。哭。不。可。仰。瑜。於。悲。痛。之。餘。則。竊。喜。焉。喜。璧。若。得。麗。爲。繼。室。則。麗。旣。有。託。而。
娟。亦。得。良。友。急。商。之。娟。曰。是。我。心。也。君。往。說。伯。妾。在。家。爲。謀。不。愁。事。不。成。也。閱。
月。餘。稟。之。堂。上。從。其。議。焉。

璩既之上海。璧母央戚作伐。麗父固耳璧名。立許之。而麗堅不可。娟窺其意。乃以璧所著書乘間進之。麗母示麗。乃無語。娟樂甚。作書報璩。書甫發而璩忽至。娟曰。君爲麗事來乎。事諧矣。璩曰。未也。娟失色曰。君何言。君何言。璩曰。哥初堅不肯再娶。我費盡百般口舌。始稍稍動。然猶未可決其必諧也。娟問何故。璩曰。哥欲得麗手迹閱之。我來特爲此也。娟曰。前詩何如。璩曰。善。急索詩。已不知所在。徧搜不得。悶甚。數日後。娟持扇求麗書。麗託病不應。璩諒手迹不得。璧無可從之理。復索詩。仍不得。責娟失檢。娟曰。妾豈有意爲此耶。須知妾心更急於君也。言已泣下。璩曰。事已如此。夫復何言。然尙有一策。卿可從否。娟問何策。曰。以贗物應之。娟曰。贗物又從何處來。璩曰。煩卿耳。娟曰。縱能掩飾一時。他日未有不敗露者。不適貽人笑柄乎。璩曰。策出自我。誰敢笑者。娟曰。不特此也。設今日幸而成事。他日或有不睦。則皆歸怨於妾。怨妾亦何妨。但使人家勉強爲夫婦。此則妾之罪也。璩至是始無言。惟自歎枉費心血而已。

閱數日。鞅鞅來上海。甫見璧。璧卽出一函與之。蓋娟手書也。讀者亦記瑜至家時。娟甫發一書乎。此書是已。姑啓視之。則娟書外。更有一紙。卽麗之手迹。已與娟在家徧搜而不可得者也。且驚且喜。急與璧閱。並道在家搜之不得事。璧閱之稱善。議遂成。瑜乃作書報娟。書至時。娟方臥病。得書。始知寄書時。詩竟誤入函中。自慚失檢。而聞議成。私心竊慰。病頓減。

事至此。宜無不成矣。瑜與娟之心力。亦已盡矣。而豈知變遷更有出人意外者。則菩薩是也。菩薩者。麗母所供之佛也。事無大小。皆卜於佛前。吉則從。否則止。至是麗姻事議將定。乃焚香卜焉。竟不吉。遂謝執柯人。娟聞之。立往勸。終不悟。且禁麗與娟往來。從此信息杳矣。

娟至此。心如死灰。病臥數十日不能起。力疾作書與瑜。瑜覽之。泣曰。嗟夫。致麗於死者。吾也。祕不語璧。託言他故不諧。後麗果因此致病。病百日死。娟臨其厝哭之。則惟見古道荒山。亂煙寒樹。枯藤落葉。間一片孤石而已。

今天朝晨。下了一回雨。立刻停了。此時朝日初升。光彩很薄。描寫出晚秋的天氣。那邊一帶貧民窟。也很寂寞。大約勞動的人。早已出去做事了。忽然跑出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來。手中擎了一頂舊草帽。肩上掛一只破皮包。身上穿着短衣。這小孩子跑出門來。同時裏面就有呼喚之聲。少停。趕出一個婦人來。喚道。阿祥。阿祥。你母親如此呼喚。何以不去。這是鄰家的主婦。後面出來一個老翁。把阿祥拖住。道。你這孩子。真太不聽人話。你要去。只管去。總要弄妥當了。纔可以去。阿祥恨恨的道。伯伯。晚上我一定回來的。若是不去。母親的藥錢。我的飯。都沒有了。說罷。一壁哭。一壁隨着老翁進去。到了裏面。把帽子一丟。道。母親。什麼事。那牀上躺着老病的母親。一字一字的說道。天氣冷。你穿了長衣去。別傷了風。阿祥道。我不冷。不要穿。母親道。到晚來。要冷的。阿祥道。我不喜歡穿這種破衣服。那時隣家的老翁道。你這孩子。好不成人。窮人家的小孩子。自然是穿破衣的。穿了罷。免得母

親掛念咧。阿祥道：穿了破衣，不能賣藥。人家都呼我乞丐，竟是沒有人肯買的。阿祥說罷，把那長衣丟在一旁，不知身上穿的也是破衣咧。老翁向着他母親道：沒法子，隨便他罷。再向阿祥道：你快去賣了回來。今天你母親的顏色不好。阿祥點了一點頭道：母親不要着急。我早賣完了。早回來。母親若有三長兩短，這還了得我拚命去賣就是了。說罷，哭將起來。又道：母親覺得今天很不舒服，麼？母親道：好。阿祥道：我去了。別掛念。老翁還吩咐了一聲當心。阿祥出門而去。他母親就流下淚來。年紀又大，病又重。那催命鬼三步二步一步的逼迫過來。鄰家老翁只是安慰他。阿祥這小孩子，雖是倔強，然而只要母親開口，他便溫順得如小貓一般。豈不奇怪？本來這般年紀的小孩子，大概不曉得母親的苦處的。這阿祥是父親去世已有五年。母子二人在苦楚之中過日子，所以這小孩子的智識、感情、意志，增進得非常利害。決不是普通的小孩子可比。他對人家愈倔強，對母親愈從順。他們母子二人的愛情，彷彿能把這污穢的房屋，變成香氣撲鼻，把嚴寒侵骨的。

天氣變成風和日暖。然而這是平常日子。是母親康健的時候。今天是不對了。母親病勢危急。食物也沒有。牆壁七穿八洞。西風正在那裏。學那織錦的梭子。病牀上的老母。不言不語。微微笑着。這笑不是危險的現像麼。

阿祥出了門。便往乘馬場去。場上正有許多勇士。在那裏乘馬。一見阿祥。衆人呼道。買藥的孩子來了。因爲這班人。常常買他的刀瘡藥。臥龍丹等的。阿祥便順口道。請各位買些罷。一個人道。我不行了。天還沒十分冷。我凍瘡已經破了。阿祥道。只要用萬應膏。就是痢疾。喫傷。頭痛。牙痛。也可以用得。一個人道。你這孩子。倒很會做生意。阿祥道。快買罷。母親要死了。一人道。母親病重麼。阿祥道。從昨天起。很危險了。勇士們都道。那是很不好的。可憐可憐。我們來買些。買了總有用處的。有幾個道。你母親病重。我也來買些。這個萬萬萬什麼。於是都和着道。我也買。我也買。還有買刀瘡藥的。衆人付了錢。拿藥。也有付了一角錢。買了七分的藥。這三分不要他找了。說道。送給你母親罷。於是都學着道。我們也不要找了。獎你這孝子。

許多人不要他找。雖是只有三分二分。然而這三分二分。在生活艱難的人。當他三圓三十圓三百圓看也。論不定。這班勇士。很和他表些同情。然而除了這班勇士。竟沒有表同情的人。咧。竟沒有好主顧。咧。

過了乘馬場。來到市街之上。這裏也有警察署。也有衙門。也有寺院。也有銀行。阿祥照常呼賣藥賣藥。路上過的張牙舞爪的警察。耀武揚威的官員。花天酒地的僧侶。肥頭胖耳的銀行員。見了這可憐的賣藥童。有些感觸。麼也不過。當他一個生活極低的人。看待就是了。然而阿祥又為什麼走到此地呢。因為此地貧民也很多。或者這貧民裏頭。有肯表同情的。剛到街上。正面來兩個銀行員。見了阿祥。一個道。怎麼清清早起。便遇着乞丐。一個道。這個小乞丐。還不懂乞丐的規矩。咧。此時阿祥宛如一枝手鎗。從極小的身體上。發出極響的聲音。來道。什麼乞丐。畜生。原來富者的聽覺視覺極鈍。但是貧民不能。他的生活上。五官不能不樣樣的極銳。他與富人一樣有喜絲竹的耳。有羨華服的眼。有甘美食的口。只因貧富懸

殊不能較與富人一般享用罷了。所以阿祥見了輕薄的銀行員。就不免咬牙切齒的痛恨。幸虧銀行員沒有聽見。未曾闖禍。後來走到一帶貧民窟。阿祥的怒氣也就慢慢的平下去了。洗衣服的婦人買了一包萬應膏。一包刀瘡藥。彈棉花的老人買了一包刀瘡藥。看看皮包中。還有五包萬應膏。十七包刀瘡藥。總也賣不了。時候已經過午。約有二點鐘光景。這一點藥賣不了。他竟是喫一點東西的錢還沒有出來。此時正是天氣不佳。忽然彤雲密布。下起雨來。阿祥今天還沒喫過東西。空腹經着暴雨。那雨竟和鐵鎗礮彈一般。空腹的孩子。那裏經得起。急急想避雨。趕到一所寺院裏。叫做慈照寺。是此地有名的古剎。這裏頭的和尙。勢力也很大。阿祥雖是避雨。那極敏銳的五官。又變出一個念頭來。想不如趁此賣些藥。於是轉到後面廚房裏來。不料見有兩個美麗的女子。阿祥便道。請你們買藥。我遇着雨。不能回去了。一個女子道。藥用不着。我們有醫生的。一個道。快去罷。你這孩子骯髒得很。阿祥道。有醫生也可以買些。我母親要死了。全靠我一個人養命。

的。請你們買些罷。女子道。可惡可惡。買藥那有強做的。阿祥道。真的。母親病得很險。我飯還沒喫咧。女子道。你要喫飯。只要好好兒的說就給你了。阿祥道。那麼給我麼。可憐阿祥。竟肯說出這句話來。他餓得腹部將與背部密接。便把平常日子的倔強壓倒了。於是那女子命一個婢女拏飯出來。婢女手中拏了一個飯團。宛如金字塔一般的形狀。也不肯授與阿祥。就擺在地上。竟和喂狗一般。併且有一般腥氣。決不能下口的。那婢女道。你不要喫也沒有了。乞丐兒的兩隻眼睛。只管對我看着。做什麼。阿祥忍不住叫道。什麼乞丐。此時腹中饑餓也忘了。突然把地上的飯團拾起來。向婢女面上打去。大喝一聲。鬼丫頭。婢女被他打得滿面的飯。便大叫起來。此時阿祥已入蛛網之中。強的鳥類還可以破他弱的蟲類。就要被他喫了。不料裏面三個和尚。正和一個警察長在那裏打牌。聽得外面大鬧。警察長便跑了出來。見鬧的是的窮苦小兒。他也不開口。把他一把扭住胸口。喝道。你。是何人。阿祥不能逃走。已是蛛網上的蟲了。警察長再喝道。這是什麼。一面把皮

包內的五包萬應膏。十七包刀瘡藥。都取了出來。這是未貼印花稅的密賣藥。那隣家老翁。常對他說的。不能被警察看見。現在已入虎口了。警察長目光閃閃。已知道是個密賣藥的孩子。再問道。這是什麼。阿祥不做聲。他再喝道。快說。不饒你的。阿祥抬起頭來。兩眼看定警察長。這眼光裏頭。含着無限怨恨。把老翁所教的話來辨道。這萬應膏。預備自己用的。警察長再指刀瘡藥道。那是什麼。這聲音洪。大小小的阿祥也嚇得戰戰兢兢了。低頭想了一想。說道。是糖。警察長道。就是糖。噢。給我看。真是個慘酷的命。阿祥是個倔強的性情。那裏肯躊躇。解開包來。推入口內。雖有些粘着牙齒的。他竟一吞而下。警察長見了。也很驚異。冷冷的道。甜麼。阿祥答道。甜的。這是勢所不得不如此。警察長又道。糖既很甜。你把他通通喫了。方始饒你。此時僧侶婦女婢女們。見了這樣子。大約也不知可憐。阿祥兩隻眼睛。惡狠狠的向衆人看着。把第二包喫完了。於是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到了九包。他眼睛發白。呻吟起來。然而無用。慈悲二字。他們除了對於女子此外。

就不懂了。九包、十包、十五包、十六包、十七包，竟一齊喫了下去。塞得聲音也發不出來。好不容易說一聲道：「如此好了麼？」說罷大哭。那警察長也不說一聲，好也不說一聲，饒你三個女子中一個道：「真是個可怕的小孩子。」一個道：「那有這種孩子？」一個道：「究竟是什麼東西？」一個和尚道：「這孩子將來一定要闖大禍。」和尚下了一味毒藥。警察長便道：「不錯，此刻決不能饒他。」阿祥聽到此時，方始開口道：「什麼？纔不是說饒的麼？」衆人都不理他。他只是哭。旁邊感情最發達的女子慈悲最深，的和尚都袖手旁觀，任他死活。咳，那大殿上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音菩薩，何以不搭救他？那空中飛來飛去的鳥，何以不可憐他？那庭中的樹木，何以寂寂無聲，竟沒有一絲一毫可以幫助阿祥的希望？密賣藥犯法者被警察長拖去了。

阿祥年十二歲，既無兄弟，又無父親，又無金錢，食物自然沒有了。只有一個母親。這無情的世界上，只有一個可愛的母親。這母親年老病危，於是把一切擔負都